



西 北 经 典 文 化

阴 阳 之 路 阳 歌 图

郭庆丰 著

陕 西 出 版 集 团
陕 西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西 北 经 典 文 化

阴 阳 之 路 阳 歌 图

郭庆丰 著

陕 西 出 版 集 团
陕 西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总序

空空树

在那些被阻挡和拒绝了与远方进行联系和交往的日子里，乡村的生活犹如深陷于一个封闭的洞穴里。很久很久，那些远处的、纷乱的事并没有变幻着色彩，使我们从缓慢而宁静的阳光与树木的占卜中移开过专注的目光。又过了很久，我们从我们的身体上发现和培育了一棵树，那也是我们灵魂的身体、是我们努

力地向高远的天上和大地深处伸张的心神！那也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理解和认知的思绪！那就是我要说起的吉祥而且变幻着心情的我们的空空树。

接天连地的空空树连接着天上和地下的世界，传递着这个纵深世界里的无数信息，使我们在四周所遭遇的苦难能得到安慰！在空空树

上能开出各样的花和结出各种果子。产生这些言语并非偶然，我如此说出的每样花都得月而秀，每种果子都因日而实，并散发着它们的味道和映照它们的容颜。那都是我们跟周边生灵们传递和交谈中的苦涩祈祷和甜言蜜语。那时候，智慧的光芒由衷而发，在宇宙的身体里四通八达地流淌着，犹如千古不绝的

河流！

当时间隐藏了干净的身子，在上升着的油灯那温暖而黏稠的灯光里，看看我们面部上盘踞着的天文地理；我们微闭眼睛有意生出另外的许多手来，触摸山水之间生长着的我们的毛发与身体！我们最终发现命运在我们的手指间埋伏，未来含蓄地写在我们的掌纹里。

在空空树的北方，赤色的狮子用明亮的窗眼盯着远处的悬崖；一簇簇移动的蒿草，连同隐藏于蒿草里的阴霾被牢牢盯死、冻结成斑驳的岩石。北方又北，一架精心制作的门窗，像一尊千手千眼的佛，为人们吐纳着吉祥。

朝天猴盯着北斗星呼吸着妖娆的紫气。石磨卧成白虎，石碾子盘成

青龙，年迈的老奶奶把太阳的红丝线一条条揉进腹中，通过窗棂格子的方程计算着多出的年岁！

邻居口无遮拦，说张林召生命里带着杀气！而正是那无尽的孤独使她的剪纸变成了金属，她只要稍稍剪破一页纸，上天赋予的气息便喷涌而出，她来不及仔细地把一切做得工细些。那种充满力量的、艰

涩的、大刀阔斧式的述说，犹如击鼓鸣金的声音，能洞穿空空树的高大与辽阔！起死回生的库淑兰端坐莲花，大地深处有无数气息贯通了她的身体，巨大的心力出乎意料充满了她的巨幅画面，她唤来无数仙子帮她贴那些日月星辰。常振芳的十二个孩子都没能保住，这个母亲眼看着一个个幼小的生命在她手里断

了气！她的身体因而便成了一张飘忽的纸，一张饱经风霜的红纸……当她飘过那棵树的上下空隙时，她突然失去了很久以来困扰着自己的疼痛！她不想保持什么宁静，她的骂声震落了树叶。周苹英是用铅笔画那些山坡上的毛发和身体里的花草的，并把它们合理地安排在一张纸上。她真的喜欢那些新的玩意，

所以硬是把孙子那不吃不喝都能日行千里的摩托车画成她熟悉的织布机！久居黄河边上的刘兰英十分思念她早逝的大儿子，当某一天的太阳正好卡在远处那棵老枣树的枝杈间时，刘兰英手舞大铁剪，顺着一条鱼的身体一直剪进了一张纸的深远之处！她终于可以看见儿子安详地坐在如今已被废弃的她们家的老

院子里。而横山山脉又西去八十里的祁秀梅，她不是陕北人，她总是出现在空空树的上方，她骑着那神兽一闪而过，令许多花儿来不及抬头看个明白……

空空树是天、地、人三才合一的身体，是时：天地相去未远，人神相去未远。



阳歌图

壹	船过水无痕	14 页
贰	风中的路	28 页
叁	阳歌行为的盘结地	32 页
肆	阳歌队伍的构成角色	34 页
伍	挥舞器具感天动地	39 页
陆	念动咒语起阳歌	42 页
柒	不能简化的“沿门子”拜年	44 页
捌	转九曲	46 页
玖	若隐若现的龙	48 页



拾	五色五方十国人众	49 页
拾壹	吉祥阳图	50 页
拾贰	阳歌图谱	52 页
拾叁	阳歌阳图的队伍结构与动作特征	152 页
拾肆	与阳图所对应的阴图	158 页
拾伍	阳图的内涵	162 页
拾陆	吉祥之路——由阳歌图看咒语的复活	168 页
拾柒	游戏中的图形与阳图	192 页
	后记	196 页



船过水无痕

陕北的黄土高原无疑是缺水的，然而在这最为干旱的地方我却看到了造型最精彩、种类最丰富的关于鱼的剪纸！问其究竟？原来，传说中那连绵的大山底下有一片汪洋！虽然那汪洋谁也不曾见过，但想必这里人们的内心是润泽的，润泽的内心里更是生出了那些千姿百态的鱼来。这是个悲凉的故事，正如我们熟悉的陕北信天游，唱得再高亢嘹亮、婉转起伏，原本却是悲伤的，因为悲伤才从他们沉默的喉管里迸发出来。然而这个关于鱼的传说却联结着人们真实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艺术。陕北的水是上游的泉水，在陕北大地上除了黄河一带，很少有船，然而干旱的山里每年正月都有跑旱船的民俗。船缘何为“旱船”？行船缘何为“跑”呢？原来是由功夫很好的妇女双肩担着船的模型，在被遮拦了的脚底轻点碎步，在土地上来模仿水上行船，演出那船过水无痕的情景！所以船叫旱船，行船曰跑。人们正是在这种关于水的演绎里浸泡着那干旱的灵魂。这再次告诉我们即便是身体无缘于水，而灵魂是绝不能没有了水的希望；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只要灵魂能触及水，艺术仍可以水草丰美！这样的体会，实际上又何止是“水”这一种虚幻呢？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依靠这种演绎的救治或者安慰的又何止是陕北这一块水土呢？

说秧歌是一种救治或安慰原不为过。陕北秧歌作为一种最为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是人们在多灾多难的年月里，进行祈祷的大型祭祀行为，在这种祭祀里包含着强烈的巫术色彩！秧歌至少在陕北原该是与“秧”无关之“歌”，是人们在每年开春，阳气回升、阴气下降之际所进行的大型祭祀行为，是以阳克阴，是感应正在上升之阳气，以驱阴寒潮湿之阴气的巫术行为，所以应该叫做“阳歌”而非秧歌。《绥德风俗志》中就有记载曰：“十五

日，元宵。是夜，金吾不禁，乡民装男扮女群游街市，以阳歌为乐。”清光绪《米脂风俗志》记：“春闹社火，俗名闹秧歌，又名阳歌，言时较阳春歌以乐。”民国版《佳县县志》记：“元宵夜，乡民扮杂剧，唱春词，曰唱阳歌。”此处之阳皆为阴阳之阳。这种阳歌行为的关键，就在于阳歌队伍是通过群游的方式所完成的一系列符图，我称之为阳图。阳图是队伍在一

陕北绥德县秧歌队



